

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清代后期的

世情小说

林薇 著
孙静 审定



大象出版社

中国历史文化知识丛书

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清代后期世情小说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林薇著 孙静审定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后期的世情小说/林薇著. —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0.2

(中国历史文化知识丛书/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编)

ISBN7-5347-2453-8

I. 清… II. 林… III. 小说 - 文学研究 - 中国 - 清后期 IV. 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3002 号

责任编辑 李学敏

责任校对 霍红琴

出 版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发 行 大象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0371—5726194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0 年 8 月第 1 版 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 张 5.125

字 数 99 千字

印 数 1—1 500 册

定 价 6.70 元

总序

袁行霈 吴同瑞

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源远流长，光辉灿烂，曾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今天，当历史车轮进到20世纪和21世纪交替的年代，中国人民又肩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历史使命。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既有重重困难，也有种种有利条件。充分利用丰富的文化宝藏，对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传统美德教育，就是我们的一大优势。毫无疑问，普及祖国的历史知识，宏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向社会提供营养丰富的精神食粮，将对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具有积极意义。有鉴于此，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与大象出版社携手合作，共同推出“中国历史文化知识丛书”。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北京大学具有研究和宏扬中国历史文化的传统和优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进一步发挥这一优势，学校领导于1992年初决定成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中心成立后，依托中文、历史、哲学、考古等系，组织各方面的教师和专家开展工作。一方面，致力于专深的学术研究，编辑出版《国学研究》年刊和《国学研究丛刊》；另一方面，注重于文化

普及工作，“将大学课堂延伸到社会”。与有关单位合作制作的电视系列片《中华文化讲座》和《中华文明之光》，已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编写这套丛书是中心普及工作的又一尝试。中心希望丛书的作者们“眼界向上，眼光向下”，用大手笔写通俗性著作，学术性、知识性、可读性并重，力求深入浅出，使广大读者增长知识，陶冶情操。

中国传统文化是历史的产物，有精华也有糟粕，不加以区分不行；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曾经发生并将继续发生交流、碰撞与融合，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没有纵览古今、通观世界的眼光不行。我们抱着历史的态度、分析的态度、前瞻的态度、开放的态度，从事发掘与研究工作。这种态度也力求贯彻到本丛书中。然而，深入浅出地介绍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文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我们的选题只能侧重于重大的历史事件、重要的历史人物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对那些目前尚未充分注意的学科如法律思想史等，也适当予以注意。

从选题和内容来看，这套丛书可分为文学、语言、历史、哲学、考古、法律、科技、中外文化交流等若干系列，每个系列都由研究中心聘请学术造诣较深的专家担任主编，每部书稿都经同行专家审阅。因此，中心不再对丛书作统一的审定工作。

大象出版社的领导和责任编辑们非常重视这套丛书，把它列为重点出版书目，并为丛书的及时出版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辛勤的劳动，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本丛书的策划、编写工作一定还有许多不足之处，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卷——《世说新语》：《世说新语》(二)

《世说新语》：《世说新语》(三)

《世说新语》：《世说新语》(三)

《世说新语》：《世说新语》(三)

《世说新语》：《世说新语》(三)

《世说新语》：《世说新语》(三)

《世说新语》：《世说新语》(三)

《世说新语》：《世说新语》(三)

《世说新语》：《世说新语》(三)

《世说新语》：《世说新语》(三)

(三)清代后期世情小说的人文蕴涵与

美学风貌

《世说新语》：《世说新语》(三)

(一)《蜃楼志》：新兴的豪门巨富与海

禁初开时期粤海的人文景观

(二)《浮生六记》：自抒性灵之逸品

(三)《何典》：志怪小说的世俗化、人情

化

二 《品花宝鉴》：都市风情之画卷

(六)十九世纪京华紫陌红尘的掠影

《品花宝鉴》(二)十部梨园小史

(三)“彩笔才人,写市儿俗事”

三 作家主体精神的张扬

(一)《三分梦全传》：游子还乡的文学

1

1

7

10

22

22

31

42

53

53

59

72

76

母题	76
(二)《花月痕》:一部孤愤之作——将身世之感打入艳情	81
(三)以词赋体而为说部——小说的词章化、抒情化	93
四 《海上花列传》:海派小说之滥觞	101
(一)早期狭邪小说《风月梦》:扬州风月繁华的实录	102
(二)《海上花列传》:宽仁悲悯的人文精神与超前的小说审美意识	106
(三)《海上花列传》的叙事谋略与地域文化色彩	123
五 才子佳人小说之绪余	128
(一)《听月楼》及其他:父与女冲突的情节模式的确立(一)	128
(二)《兰花梦奇传》:大团圆之后的悲剧	133
(三)才子佳人小说的花样翻新与走向混沌	138
六 其他世情小说	144
(一)《青楼梦》:落魄文人的心理补偿	144
(二)《红楼梦》之仿作——《绘芳录》及其他	150

活为题材,鲁迅称为“狭邪小说”,然而“狭邪小说”并未涵盖这一时期人情世态小说的全貌。

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一时期人情世态小说数量很多,流别不一,异彩纷呈。许多作品,本与狭邪冶游生活无涉(或者关涉甚少),作家的社会关注和审美情趣并不在于花国。略举一二,以见一斑。

庚岭劳人所著的《蜃楼志》,是中国第一部以洋行买办商人为主人公的小说,提供了海禁初开时期广东地方政治、经济、世俗、民情的斑斓画卷,相当敏锐地勾勒出一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地域色彩的浮华世相。它带有前瞻性,将前所未有的文学形象——新兴的豪门巨富——推上舞台,昭示了“人欲的释放”这一强劲的时代狂飙的崛起。小说也相当准确地反映了封建官僚体制下主管进出口贸易的粤海关的种种弊端:生杀予夺的权柄加上进出口贸易巨额利润的刺激,使粤海关大员赫广大成为荒淫恣睢的恶魔,贪酷近于疯狂,罪恶擢发难数。权力加金钱导致了人性的异化。人们不难窥见:在封建专制政体运行机制中的粤海关,无可避免地空前贪黷,空前糜烂,形成开明与蒙昧扭曲错位的怪胎。作家所肯定的小说主人公——豪门公子苏吉士,已然不是“蟾宫折桂客”,亦非“修齐治平”的志士仁人;而是拥有巨额财富的买办商人。吉士几乎就是《红楼梦》所指斥的“皮肤滥淫”之辈,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所讲求的“文行出处”的清操劲节也已经荡然无存,从而构成对《红楼梦》、《儒林外史》的反讽。《蜃楼志》体现了对物欲、色欲的崇拜和张扬,吉士只不过是一个在金钱和女人之间纵横驰骋、无往而

不胜的强者,他是作家按照自己的价值体系和审美意向塑造出来的“当代英雄”,体现了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的人生价值天平的严重倾斜。

沈复的《浮生六记》出现在书生落难、小姐赠金一类程式化的小说充斥之际,可以说是空谷幽兰,堪称性灵小说的滥觞,在中国小说史上别开生面,首创第一人称抒情小说的美学风范。这是沈复的一部回忆录,或者说是自叙传,主要记叙了他与亡妻陈芸的一生情史。近僧题序称其“凄艳秀灵,怡神荡魄,感人固已深矣”;王韬书跋称其“笔墨间缠绵哀感,一往情深,于伉俪尤敦笃”。此书的艺术魅力就在于那一片性灵的深醇情思,读了沁人心脾,翕然感受到了生命之泉汨汨流动。这是一部难得的言情佳作,感于中而形于言,不滞于物,也不囿于物,正如俞平伯《重刊〈浮生六记〉序》所说:“上不为名山之业,下不为富贵的敲门砖,意兴所到,便濡笔伸纸,不必妆点,不知避忌。”作者抒写的是人间至性至情——生命体验和感情世界。它的“缠绵哀感、一往情深”,恐怕只有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陆游的《沈园》诗差可比拟,冒辟疆的《影梅庵忆语》尚觉稍逊。它上承中国古典文学人文精神的正脉,下则遥接“五四”新文学,民国初年那些如潮如涌的言情小说都难以望其项背。林语堂称陈芸为“中国文学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林语堂《浮生六记》英译本自序,原载1935年《人间世》第40期),俞平伯啧啧称羡:“此《记》所录所载,妙肖不足奇,奇在全不着力而得妙肖;韶秀不足异,异在韶秀以外竟似无物,俨如一块纯美的水晶。”(《重刊〈浮生六记〉序》)如此一部佳构,在中国文学

史上自应有它的继往开来的地位。张南庄所著的《何典》，将中国源远流长的志怪小说发展成荒诞的讽世小说。虽然“鬼话连篇”，却充满着世俗民情的汁味，以尖刁促狭之笔，写滑稽风趣之文，方言俚语，极土极村，喷蛆捣鬼，游戏三昧，简直可以说是野狐禅，颇似西方的黑色幽默。鲁迅为刘半农校点本《何典》所写的《题记》称其“谈鬼物正像人间，用新典一如古典”，“在死的鬼画符和鬼打墙中，展示了活的人间相；或者也可以说是将活的人间相，都看作了死的鬼画符和鬼打墙。”刘半农《重印〈何典〉序》也说：“综观此书，无一句不是荒荒唐唐乱说鬼；却又无一句不是痛痛切切说人情世故。”此外，光绪五年（1879）刊印的《申报馆书目续集》载《何典》题要介绍说：“书中引用诸人，有曰活鬼者，有曰穷鬼者，有曰活死人者，有曰臭花娘者，有曰畔房小姐者，阅之已堪喷饭。况阅其所记，无一非三家村俗语，无中生有，忙里偷闲。其言，则鬼话也；其人，则鬼名也；其事，则开鬼心，扮鬼脸，钓鬼火，做鬼戏，搭鬼棚也。语曰：‘出于何典？’而今而后，有人以俗语为文者，曰‘出于《何典》’而已矣。文辞”“四元”“楚辞”“不”“胡”“五”“胡”“辞”“文”“人”“学”“文”“典”“古”足见《何典》在中国的鬼文学中占有不可低估的地位，作家将悖谬人生加以鬼域化、游戏化了。一个“上”“学”“文”“典”“古”略举一端，便可看出《何典》独特的艺术标格与审美规范。小说第1回“五脏庙活鬼求儿，三家村死人出世”卷首题词——调寄《如梦令》：“不会谈天说地，不喜咬文嚼字，一味臭喷蛆，且向人前捣鬼。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足见

其玩世不恭，它褻渎了神圣不可侵犯的纲常名教，也褻渎了高华典雅的艺术殿堂。

另外一部荒诞的讽世小说《常言道》，作家杜撰了一个“子母金银钱”的故事，为了追逐“一文能化万千千”的子母金银钱，“小人国”（喻指卑鄙无耻的小人）里群魔乱舞，如蝇逐臭。作家以一个荒诞不经的故事，令那些丧心病狂的饕餮丑态毕露，无所遁形。《何典》和《常言道》一类作品，都是封建末世的产物。作家对于现存社会制度已经全然失去膜拜皈依的心态，济世热肠化作愤世冷眼，由编织白日梦沦为说鬼，彻底撕破庄严肃穆的人生面具，于嬉笑怒骂中搵几许伤心泪。后来的谴责小说，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所说，世上只有三种东西：“蛇虫鼠蚁”、“豺狼虎豹”、“魑魅魍魉”，正是与此同调，只不过《何典》用的是荒诞手法，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用的是写实手法罢了。

这一时期才子佳人小说虽然已呈强弩之末的态势，但亦并非没有拓展。与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相比，反礼教的色彩明显地有所强化。《听月楼》、《白圭志》诸作，推出父与女冲突的情节模式，颇有一些暴露礼教杀人的意味。这种情节模式一直延续下来，直到“五四”新文学兴起。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还出现了《兰花梦奇传》这样一部格调不凡的作品。一般的才子佳人小说，大都写到大团圆而止，《兰花梦奇传》则从新的人生视角，在小说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大团圆之后如何”这样一个发人深思的命题。小说叙说的是封建贵族家庭中的一幕婚姻爱情悲剧，但它并非一二小人拨弄其间或者封建家长压制干涉所导致，而是由男女主

人公自身的性格弱点酿就。尽管是郎才女貌、两情缱绻,尽管是富贵荣华、占尽风光,却终于难免蕙折兰摧的悲惨下场。它写的也不是一般的痴心女子负心郎的故事,而是较深刻地切入人性层面,揭示了男女主人公那无法自制、无以化解的本性弱点。小说直面真实惨淡的人生,透视了那些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美满姻缘中所蕴含的裂变和危机,令人蓦然感受到了种种地老天荒、相约白首的爱情誓言的脆弱和空幻无凭。这种人世间重复了千遍万遍的悲剧,从来就不在小说家的视野之内。《兰花梦奇传》的作者,以“睁了眼睛看”的勇气,打开了“大团圆之后如何”这样一个小说盲点。此种慧心灵性,使《兰花梦奇传》不愧为才子佳人小说的殿军。最后,即以世人瞩目的“狭邪小说”而论,笔墨集中于梨园和烟花巷陌,如《品花宝鉴》、《风月梦》、《花月痕》、《海上花列传》等。此类作品,大旨不在言情;或者舒愤懑;或者着意摹写市井风情,其人文蕴涵与美学风貌,都与才子佳人小说大异其趣。

与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相比照,不难看出中国古典小说移步换形的发展轨迹。就其主要趋势而言:小说篇幅由 16 至 24 回左右的中篇居多发展为长篇居多;视野较为开阔,由爱情婚姻故事转为畸形病态的社会写真;手法也由理想主义色彩很浓的结撰转为切近现实,不再热衷于编织离奇曲折的情节,而追求一种平淡自然的纪实风格。这些小说所展现的是十九世纪中国社会十里软红尘的掠影:青楼风月,菊部春秋,京华尘瀣,洋场喧阗……乃至官幕两

途、绅商三界的众生色相，无不悉载。此类小说，与其称为“狭邪小说”，毋宁称为市井风情小说。

从上所述，可以看出清代后期的人情世态小说乃是一个内涵丰厚、有待开掘的研究领域。

清代后期，小说大致可分二派：一派是与说话艺术有渊源关系的侠义公案小说；一派是文人创作的人情世态小说。本书的论述范围限于后者；时限大体上迄于“小说界革命”之前。其后，由于时代思潮与文化观念的更新，“小说界革命”引起了一系列深刻急遽的变化，就不在本书的论述范围之内了。

（二）萍踪浪迹的作家群

清代后期的人情世态小说大多出自幕僚文人的手笔。他们已非锦衣纨绔的世家子弟，而是一些依人做幕、奔走衣食的落魄文人。这是一个萍踪浪迹的作家群，虽然生年有先后，踪迹有南北，然而，游幕生涯所体验到的人生百味，却使他们形成了大体略同的创作心态。他们游幕四方，书剑飘零，名公巨卿之宅，刀笔案牍之丛，是他们的啖饭之地；秦楼楚馆，歌台舞榭，是他们的溷迹之所。他们大都多才多艺，夙根慧黠，堪称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举凡官场酬酢，花月冶游，无不熟谙；乃至琴棋书画，诗词歌赋，都可应付裕如。其才可上可下，其品亦雅亦俗。此种文化品位，决定了这一时期文人小说创作的基本风貌。

《品花宝鉴》作者陈森，于道光三年(1823)客游京师，在他的同乡某比部(刑部司官)宅坐馆，写了《梅花梦》传奇一部，当时还无意于写小说，“及秋试下第(道光五年，1825)，境益穷，志益悲，块然魂磊于胸中而无以自消，日排遣于歌楼舞榭间……间与比部品题梨园，雌黄人物”，于是才开始写作这部专叙京师梨园的小说《品花宝鉴》，两月间写出十五卷，后来因为“羁愁潦倒，思室不通”而辍笔。道光六年(1826)应粤西太守聘为书记，偕同入粤八年，“亦尝游览青楼戏馆间……此书置之敝篋中八年之久”，直到由粤返都，在舟行七十日途中，方才续写此书，山程水驿，伴着笔痕墨影，又写出十五卷。至京，乡试再度下第，“年且四十余矣，岂犹能如青青子衿，日事咕哔耶？固知科名之与我风马牛也！贫乏不能自归，仍依居停而客焉。”从此才绝意功名，专心肆力于写小说，“于腊底拥炉挑灯，发愤自勉，五阅月而得三十卷，因以告竣。”前后所写，共计六十回，“旷废十年，而功成半载”(以上引文均见《品花宝鉴》卷首署名石函氏的自序)，这时已是道光十五年(1835)了。《品花宝鉴》成书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以手抄本流传。《邨罗延室笔记》载：“道光季年，《品花宝鉴》未出版时，陈森挟抄本，持京师大老介绍书，遍游江、浙诸大吏间，每至一处，作十日留，阅毕，更之他处。每至一处，至少赠以二十金，因时获资无算。”陈森“戏而善谑”的个性，以及他带着《品花宝鉴》的抄本，到处打秋风的行为，颇肖小说中那个玩世不恭的高品。《浮生六记》的作者沈复，世代习幕，子承父业，小说“浪游记快”卷中记叙了他克绍箕裘的经历：“余则从此习幕矣。此非快事，

何记于此？曰：此抛书浪游之始，故记之。”从此萍漂蓬转，浪迹天涯，自谓“余游幕三十年来，天下所未到者，蜀中、黔中与滇南耳。惜乎轮蹄征逐，处处随人；山水怡情，云烟过眼”。而他一生的颠沛坎坷，也有酸梗令人不忍卒读的。试看他在亡妻芸娘墓前暗暗祝祷：“秋风已紧，身尚衣单，卿若有灵，佑我图得一馆，度此残年”，真可摧人肺腑，令人不胜唏嘘浩叹。《三分梦全传》作者张士登，依人做幕，遨游岭表，因此小说极写人生漂泊。《过梅岭》诗：“廿年岭表几为鬼，不料今生得暂还。行李半肩琴剑一，腐儒含笑度梅关。”《花月痕》作者魏子安，一代才人，潦倒名场，幸有故人怜才，聘为幕宾，客游川陕十多年，萍漂梗泛，与世沉浮。《花月痕》就成书于他在太原知府保龄（眠琴）家坐馆的时候。谢章铤所谓“《花月痕》者，乃子安花天月地沉酣醉梦中嬉笑怒骂而一泻其肮脏不平之气者也”（《赌棋山庄集·课余续录卷一》）。从书中尚可领略秦陇关山冷月，并州黄沙漫卷的一派天涯游子的羁泊况味。《青楼梦》作者俞达，自命“半生诗酒琴棋客，一个风花雪月身”，《青楼梦》第14回辑有《吴门百艳图》，首开大张花榜风气。《海上花列传》作者韩邦庆，曾在河南他父亲的朋友谢某署中做幕僚数年，宾主相得。后来因为乡试屡挫，旅居上海，恣情于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与某校书最昵，常日匿居其妆阁中”（颠公《懒窝随笔》），《海上花列传》就撰写于此时。《绘芳录》作者竹秋氏是浙江上虞（属绍兴府）人，小说自序中有“逢粤寇之乱……就食四方”等语，看来也是游幕生涯。从小说中甘誓撰写的那篇“言言珠玉，咳唾九天”的寿文，以及他在浙江阅卷，老

手衡文的情景,不难看出作者本人的身影。这些作者大体都是“生当末世运偏消”的才子,时代将他们挤出了致身青云之路,抛入茫茫尘海,他们已非金马玉堂人物,倒是颇有几分青衫落拓的浪子气息。他们是人生舞台的过来人,既曾目睹上流社会的浮华,也经历了辱在泥涂的沉沦。“有泪无地洒,都付管城子。醇酒与妇人,末路乃如此”(谢章铤《花月痕》题词),就是他们共同的创作心态。他们可以说是那一时代市井文化的载体。所谓市井文化,就是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混合着近代都市畸形繁荣的产物。毋庸置疑,这一时期作家的人文情思与审美意识都处于蜕变之中。

(三) 清代后期世情小说的人文蕴涵与美学风貌

第一,从才子佳人的绮思丽想走向市井阛阓。这些作家已经没有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作家那种发皇气象——倾注热情编织一些金殿抡元、皇帝赐婚、珠辉玉映、花好月圆的故事,以寄寓自己对于人生艳福的遐想,即所谓“借乌有先生以发泄其黄粱事业”(《平山冷燕序》)。生值封建衰世的作家,已经很难重铸天机织锦的辉煌。他们本是市井阛阓中人。从象牙之塔走向市井阛阓中的尘凡人生,成为这一时期小说创作的主要趋向;求真,在作家的审美意识中崛起。《蜃楼志》罗浮居士序对“小说”二字的诠释:“其